



阿公的卤面

□刘建伊

我的阿公是老家镇上小有名气的厨师,他经营的面馆靠着一碗卤面,攒下无数回头客。一晃十多年过去,店里盛面的碗换了又换,我也从牙牙学语的娃娃,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。

过去每到冬至时节,阿公的面馆门口经常大排长龙,不少回乡探亲的人都喜欢来店里点一碗卤面,说是回忆儿时的味道。这时从外地赶回来团聚的姑姑们,也会来面馆搭把手,大家分工合作,有的人端面、收拾碗筷,有的人算账或帮顾客点单。年纪还小的我就擦着一沓皱巴巴的号码牌,踏着脚挨个发给排队的顾客。见我卖力帮忙,有的顾客还会打趣说:“这家孩子真勤快,老板好福气啊。”若是在灶台前忙碌的阿公听见了这话,定会嗓门洪亮地应和着:“当然,我家团仔最贴心了!”

那时的我目光经常追随着阿公,看他

的大手拿着冒热气的大锅,有节奏地颠晃。卤汁在锅里冒泡,溅起的油星子偶尔溅在手背上,阿公也只是皱下眉,把手背往围裙上随意蹭一蹭,就继续干活了。

店里店外排队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,直到日头偏西,面馆里才终于安静下来。但阿公只是抽空喝了口水,接着就伸手摸摸我的头,笑着问:“团仔辛苦了,要不要吃双蛋卤面?”我其实早就饿得肚子咕咕叫,却还是嘴硬说不累,只眼巴巴盯着灶台,盼着那碗面快点出锅。阿公看出我的小心思,很快回到灶台边,娴熟地往锅里打入两颗鸡蛋翻炒,随后添几勺高汤煮沸,再加入面条与配菜一起焖煮,动作一气呵成。不一会儿,一碗飘着香气的卤面就端上桌,那时的我只顾着狼吞虎咽,却不知这碗阿公做的卤面,会成为我长大后时常想念的味道。

后来跟父母搬去其他城市生活,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,阿公亲手煮的卤面,也只能在脑海里反复回味。高考结束后,我没有提前打招呼,悄悄搭班车回了趟老家。抵达面馆时已经快打烊了,店里没有用餐的客人,只有阿公一人坐在桌前吃晚饭。我放轻脚步,学着小时候常听的顾客点单语气,轻轻喊了声:“老板,要一碗卤面。”阿公闻声回头,看清是我时,满是皱纹的脸瞬间笑开了花,他起身时动作慢了些,却还是快步迎上前,粗糙的手掌拍了拍我的肩膀,声音里满是欢喜:“团仔回来啦,等着,阿公这就给你做。”

当阿公端着面走近时,我才发现他鬓角的白发又变多了,端碗的手也微微发颤,可碗里的面依旧码得整齐,卤汁裹着肉末与葱花,金灿灿的炒蛋也是记忆里的样子。我拿筷子夹起面,入口浓郁的卤香在舌尖



(CFP 图)

散开,熟悉得让人鼻酸。儿时扒着灶台等面的画面、阿公颠勺的背影,也仿佛跟着这味道涌入脑海中。那一刻,我才明白原来无论走多远、过多久,这碗卤面的味道都不会变,它藏着阿公的心意,也带着家的味道,是味蕾总能循着找到归途的印记。

(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3级学生)

故乡的冬

□李木子

我的故乡位于湘江东岸,那里的冬天不像北方那样银装素裹,大雪纷飞,却有着别样的风情,让人念念不忘。

每到冬月,故乡的清晨常会被一层薄雾笼罩着,此时推开窗远眺,可见屋后的山峦若隐若现,宛如仙境。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柴火味,那是家里开始生火做饭的“信号”,也是冬日特有的温暖气息。

不似泉州的冬天还能看见繁花挂满枝头,这时老家房前屋后的草木都已枯黄。不过路边还能发现几朵小小的野花,它们在寒风中摇曳生姿,仿佛在展示它们顽强的生命力。这个季节的溪水不再潺潺流动,溪面被一层薄薄的冰覆盖,偶尔几只小鸟落在上面小憩,小爪子还会在冰上留

下几道浅浅的划痕。

更让我难忘的是故乡的雪。虽然大多时候是零星飘落的雪花,看起来却别有一番韵味。那些雪花有时仿佛片片飞舞的羽毛,时而又似仙女撒下的花瓣,它们落在枝头、屋顶和田里,堆积在一起犹如给大地披上一件白色外衣。

有时雪下得大些,鹅毛似的雪片漫天

飞舞,仔细听还有“簌簌”的声响。往往没过多久,雪花便把天地染成一片纯白,远处的山峦上厚厚的银装,近处的篱笆也堆满蓬松的雪团。对孩子们来说,下雪天是最好玩的时候,以前一到下雪天,我定要出门呼朋引伴,跟小伙伴们一起去堆雪人、打雪仗。时常玩到天色渐暗,听见家长的喊声,一群人才不情愿地抬手拍掉身上的雪沫,恋恋不舍地往家走。

冬天的故乡上空,还飘着一抹浓郁的腊味香。这个季节,大人们都会忙着腌制各种腊味,以备过年时食用。腊味的种类多种

多样,有腊鱼、腊肠,也有腊鸡、腊鸭,还有带着烟熏香气的腊排骨。若是遇上大晴天,家家户户还会把腌好的腊味挂在屋檐下晾晒,醇厚的香气混着冷风飘远,也成为冬日里最勾人的味道。

来泉州求学后,冬日里常见的昰暖阳和繁花,少见故乡冬日的清冽寒意。晨起时推开窗,看不清薄雾绕山,鼻尖也嗅不到柴火与腊味交织的浓香,更寻不到雪落时和伙伴们追逐打闹的欢腾。但冬天走在校园里,抬头望见枝头的花,我又会忍不住想起老家路边那几朵在寒风里倔强摇曳的小花,想起

雪落无声的清晨,想起屋檐下滴着油珠的腊味。那些关于故乡的冬景总像一缕风,轻轻拂过我的心头,带着化不开的乡愁。

(作者系泉州信息工程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2024级学生)

赏南音

□朱高翔

小学四年级的音乐课上,我第一次与南音相遇。当曲目《共君断约》的旋律如流水般漫过耳畔,那个曾对音乐无感的我,竟也被独特的韵律吸引了。琵琶声清脆得像珠子滚落玉盘,洞箫声好似带着几分呜咽,虽听不懂唱词,我仍觉得曲中讲述的动人故事,仿佛轻轻挠着心尖。

课堂上听老师讲解,我才知道南音的底蕴远比想象中深厚,它不仅有悠远的历史与独特的唱腔,旋律深处还藏着许多细腻的“情感密码”。比如一曲《山险峻》,就用激昂的琵琶扫弦和铿锵的铜铃节奏,“勾

勒”出闽南人翻山越岭的坚韧;那首《三千两金》中的低吟浅唱,则道尽游子漂泊在外的乡愁与复杂心绪。

一开始我并不懂藏在南音里的千愁万绪。直到那次在竞赛中失利,我再听那首《山险峻》,曲中的琵琶声如急雨敲窗,洞箫音似云开月明,那明快有力的节奏犹如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在胸腔里翻涌,瞬间冲散了我心底的沮丧与迷茫。我忽然听懂了曲调里藏着的深意,那不是对困境的哀叹,而是披荆斩棘的决心。那些起伏的音节,恰似翻越险峰的脚步,声声

都在告诉我,挫折从不是终点,而是重整旗鼓的起点。

后来,我又搜集不少南音的曲目来听,也不再只听旋律,而是试着去了解曲子表达的情感与深意。比如从《梅花操》的清雅婉转里品出傲骨,从《八骏马》的雄浑铿锵中感受豪迈,从《望明月》的低回悠扬间触到思念,或是从《一纸相思》的缠绵悱恻里读懂牵挂。南音就这样一点点融入我的生活,成了我失意时的慰藉和欢喜时的陪伴。

这天在古城散步,途经一座古厝,正

巧看见一位老者坐在院子里,专注地弹奏曲目《三千两金》。琴弦轻拨,婉转的曲调悠悠漫出,带着几分沧桑与惆怅,和我过去听到的录音截然不同。老者指尖起落间,似有万般心绪流淌而出,那是独属于演奏者的深情与体悟。我听得入迷,心里也不禁感叹南音的魅力,它从不是尘封的标本,而是有温度、有灵魂的活态传承,在一代代的指尖与心间鲜活流淌着。

(作者系晋江市子江中学初二年学生)

勺子煎

□周涵

冬至过后,天气愈加寒凉,街上售卖热腾腾小吃的小摊,愈加受到青睐。就像我家附近的“勺子煎”摊子,一到傍晚时分,总是门庭若市。

这个摆在巷口的摊子不大,一个煤炉、一口大锅和一把铁勺,就是摊主制作“勺子煎”的全部家当,把锅里金黄透亮的油烧热,摊主便开始忙活了,用到的食材不但很新鲜,有剁碎的猪肉,也有肥美的海蛎和剥好的虾仁,还有一盆稠乎乎的面糊。有次跟摊主聊天,我才知看起来最不起眼的面

糊,制作起来很考验手艺,只有拿捏好比例调出来的面糊,质地不稀不稠,正好可以挂在勺子上且不易滴落,做出来的“勺子煎”才更好吃。

食客们的口味不同,点单的要求也有差别,不过摊主总为之“量身定制”一个“勺子煎”。只见她拿起那把特制的大铁勺,先舀一勺面糊打底,接着按照客人的口味,铺上一些猪肉糜或是几颗海蛎、虾仁,最后再浇一面面糊,将食材裹得严严实实。随后把铁勺往油锅里一沉,“滋啦”一声,热气和香气很快飘散开,勾得人肚子咕咕直叫。

怕大家等着急,摊主还会解释说炸“勺子煎”急不得,要让面糊慢慢定型,表面颜色变成金黄色才行。食客们听了不再催促,都站在风里静待美食出锅。

我最爱吃刚炸好的“勺子煎”,趁热咬一口,外皮酥得掉渣,内里却软糯鲜香。尤其是加料的“勺子煎”,滋味更有层次,几种食材的味道在嘴里交织,让人一吃

就停不下来。

冬天常来买“勺子煎”的食客,有像我一样放学后饥肠辘辘的学生,也有下班路过的上班族,准备买几份带回家与家人分享。还有来旅行的游客,一旦被香气勾住脚步,定会停下来,买一份“勺子煎”尝鲜。

夜幕降临,巷口的路灯亮了,摊子的热气还在袅袅升腾。刚出锅的“勺子煎”带着诱人的香气,食客们都顾不得烫,捧着纸袋子,大快朵颐,眉眼间都是满足。我想冬日的小确幸,或许就藏在这一口热乎乎的鲜香里。

(作者系安溪县慈山学校初三学生)

游水乡

□蔡梓恩

早就听闻江南水乡的景色美如画,今年,我终于有机会到此一游,与家人一起领略如诗似画的风光。

抵达水乡的当天,我们一行人先找了家临河小店歇脚,随后又兴致勃勃地登上上游船。没想到刚上船不久,天空就飘起了小雨,细密的雨滴落在水面上,随即泛起点点涟漪,好像无数欢快舞蹈的小精灵。比起抬头看两岸的风景,我更喜欢水中倒映的白墙黑瓦,那景致朦胧

的,犹如一幅晕染开的水墨画,好看极了。小船缓缓穿过一个石洞,我转头一瞧,发现两侧石砖上布满碧绿的青苔,它们被雨水浸泡后显得格外鲜亮。仔细看,石壁上还刻着一些小字,雨水冲刷着字迹的纹路,好像在无声讲述水乡的老故事。

穿过石洞,空气中泥土和花草混合的气味变得愈加浓烈,岸边的柳枝掠过水面,好像在整理被雨水弄乱的水面。撑着

伞站在船头赏景,拂面的风不刺骨,仿佛一双温柔的手轻抚脸颊,又似一首悠扬小曲在耳边弹奏,让人感觉无比惬意。

下船后,街上的各种声音渐渐清晰起来:评书先生抑扬顿挫的讲书声,戏台上花旦婉转的唱戏声,还有茶馆里的交谈声,让人听得格外舒心。几位阿婆坐在石阶上聊着家常,手里还编着精巧的竹篮,一旁的大树下有一群人摆着棋盘对弈,时不时传来几声爽朗的笑声。瞧见街边的小

摊上摆着各式油亮亮的糕点,我赶紧拉着家人一起去挑选,想每个味道都尝尝。

水乡的景色犹如一幅流动的画卷,置身其中,让人流连忘返。短暂的游览只能走马观花,不过那些白墙黑瓦,细雨涟漪,还有热闹的市井声,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,让我愈加期盼能再来一趟,可以慢慢感受水乡的魅力。

(作者系鲤城区东门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)

那丛芦苇

□黄桂月

又似收起来的折扇。

冷风时而拂过河面,芦苇也跟着摇晃起来,看起来好像一群身材纤细的舞者正在翩翩起舞。我有时会蹲在河边欣赏芦苇的“舞姿”,怎么也看不厌。这个季节没有恼人的蝉鸣,耳边只有“哗哗”的流水声,听起来宛如河水在低声歌唱,为芦苇的舞蹈伴奏。如果迎风站着,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,那是芦苇散发的味

道,沁人心脾。

以前,我经常与小伙伴们相约到河边玩。我们总爱一头扎进芦苇丛,或踮着脚尖与芦苇比身高,或摘下一把芦苇,然后使劲摇晃,看细碎的芦花簌簌飘落,如同下雪一样。有时我还把芦苇穗扛上肩当“青龙偃月刀”,想象自己是威风凛凛的关羽,在河边大步流星地踱着方步。我们的嬉笑声不时惊起芦苇丛里躲风的麻雀,看

着它们扑腾翅膀飞起来,我们一群人便立马丢下手中的芦苇穗,开始追着麻雀在河滩上跑。

如今,升入高年级,我去河边玩的时间变少了。不过我依旧会趁课余的闲暇,绕到河边去看那丛芦苇,看芦花轻摇,听风声掠过苇叶,享受与芦苇相伴的乐趣。嬉笑声不时惊起芦苇丛里躲风的麻雀,看

(作者系南安市林林小学六年级学生)



挫折不是命运的句号,而是成长的破折号,引出更精彩的下一段旅程。

佳段选读



回到家乡的那天,天空湛蓝如宝石,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,绿叶随风摇曳,好像在热情欢迎我回来。走出机场,我招手拦下一辆无人驾驶出租车,车子平稳启动,缓缓汇入城市的车流。车窗外的景象也让我眼前一亮,各式各样的无人驾驶汽车在路上灵活穿梭,它们的造型千奇百怪,有的车身上“长”着一对翅膀,看起来如同硕大的飞鸟。有的车顶安装了螺旋桨,可以随时根据路况,像直升机一样在空中飞行。还有的车子底盘装着推进器,我猜这些车能够像船一样在水上自由前行。

转眼间,车子驶进小区,我再次被眼前的景象惊艳,昔日的住宅楼已经变成充满未来感的建筑,它们的外观有的像巨大的蘑菇,有的好似蓄势待发的火箭,还有的宛如童话中的梦幻城堡。车子最终在一栋形似贝壳的大楼前停下,看见爸爸的身影,我知道自己到家了。没等我回过神,一个小机器人已经出现在眼前,定睛一瞧,原来是家里的智能管家来迎接我了。

——《二十年后的家乡》(黄锴,丰泽区实验小学五年级)

我们班里有一位爱读书的王同学,大家都叫他“小书虫”。平时下课后,王同学经常安静地坐在座位上,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,好似一位在知识宝库里探寻宝藏的探险家。他看书时的眼神也很专注,仿佛周围的嘈杂声都被自动屏蔽了。

午间自习时,王同学只要完成了学习任务,便会迫不及待地翻开他心爱的课外书,像一只勤劳的蜜蜂采集知识的花蜜。他的表情经常随着书中的情节变化,时而笑得眉眼弯弯,是被书里的对话逗乐;时而眉头紧锁,是书中人物的命运担忧;时而低头沉思,是在琢磨书中蕴含的深刻道理;时而又轻叹一声,则像是被书中的某些桥段触动。因为喜欢阅读,王同学看过的书越来越多,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。如今无论是天文地理,还是历史人文,他都能侃侃而谈。这位“小书虫”也像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,用知识的力量感染着身边的人。

——《可爱的“小书虫”》(杨乐,石狮市长福实验小学四年级)

分糖果

叔叔考侄子算术题时问:“拿6块糖让你和弟弟均分,你应该分几颗给他?”

侄子想了想后,回答道:“两块。”叔叔又问:“怎么是两块?你不是已经学会除法了?”侄子点点头,说:“我是学会了,但弟弟还没学啊,他看不出来少一块糖。”

冬眠

老师讲动物冬眠时提问:“谁知道熊冬天为什么要睡6个月的觉?”

一位同学立刻举手,回答道:“因为没有人敢去叫醒它。”

售罄

甲和乙排队买烧饼,排在后面的乙问甲说:“我一口气能吃3个烧饼,你呢?”